程氏演蕃露卷第四

如五器卒乃服

尚書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故瑁圭者天子與諸侯爲瑞諸侯執所受圭以朝天子無過者復得以給使之歸國有過者留其圭三年已上衛覽八百六 案大傳此言必有所本舜典之謂輯五瑞者即此之執圭而朝者也輯者斂之而上乎天子也又謂班瑞于羣后者即此之復與其圭以歸者也第其有過留之三年者不見所出然大傳此言極有理也舜典下文東巡岱宗而贄五玉以朝者即與在朝而輯五瑞者同理也正義曰五瑞本受之堯斂而還之謂如舜新以付改爲

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此亦有理然以上下文推之則不通矣四岳巡狩皆嘗歛玉而復授之矣至五器之歛復即是輯班之異名矣今獨於正月在都時所班者爲舜賜則巡狩之所如所復在已受新賜之後何用再班也耶以此知大傳所言有理蓋分還留兩端以爲賞罰也者其說有理也

飴餳

餳徐盈反飴與之反一也楚辭曰粔籹密餌有餦音張餭音皇案餳飴餦餭皆一物也而小有異說文曰飴米蘖煎也飴和饊也釋名曰餳餅也煮米消爛洋洋然也飴小弱於餳形怡怡然也方言曰餳謂之張皇注云即乾飴也飴謂之該餳謂之餹凡飴謂之餳自關而東通語也今人名爲白糖者是也以其雜米蘖爲之也飴即餳之融液而可以入之食飲中者也後漢明德馬后謂含飴弄孫者是也唐世所食餳粥是其類也張衡七辨曰沙飴石蜜遠國貢儲即今沙糖也唐玄奘西域記以西域石蜜來詢知其法用蔗汁蒸造太宗令人製之味色皆踰其初即中國有沙糖之始耶然南史已載糖蠏曰蠏之將糖躁擾彌甚豈其以白糖淹之耶白糖文見上

父之稱呼

漢魏以前凡人子稱父則直曰父若爲文言則曰大

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此亦有理然以上下文推之則不通矣四岳巡狩皆嘗歛玉而復授之矣至五器之歛復即是輯班之異名矣今獨於正月在都時所班者爲舜賜則巡狩之所如所復在已受新賜之後何用再班也耶以此知大傳所言有理蓋分還留兩端以爲賞罰也者其說有理也

飴餳

餳徐盈反飴與之反一也楚辭曰粔籹密餌有餦音張餭音皇案餳飴餦餭皆一物也而小有異說文曰飴米蘖煎也飴和饊也釋名曰餳餅也煮米消爛洋洋然也飴小弱於餳形怡怡然也方言曰餳謂之張皇注云即

第二行之飴与第三行之飴當有一誤毛斧季校万歷本第二行飴以朱筆改作餳 第三行飴万歷本作餳以朱筆改飴

餹凡飴謂之餳自關而東是也以其雜米蘖爲之也之食飲中者也後漢明德唐世所食餳粥是其類也國貢儲即今沙糖也唐玄詢知其法用蔗汁蒸造太初即中國有沙糖之始耶利糖躁擾彌甚豈其以白

且曰父若爲文言則曰大

人後世呼父不爲父而轉其音曰爺又曰爹低邪反雖
宮禁稱呼亦同其音故竇懷正爲國爺是其事也唐
人草檄亦曰致赤子之流離自朱耶之板蕩也案唐
韻爹羌人呼父也陟耶反則其讀若遮與今俗所呼不
同不知以遮爲音者自何世始也案通鑑德宗正元
六年回紇可汗謝其次相曰惟仰食於阿多固不敢
預也史釋之曰虜呼父爲阿多則是正名爲多不名
爲爺也今人不以貴賤呼父皆爲耶蓋傳襲已久矣

詔黃

石林言制敕用黃麻始高宗時非也晉恭帝時王韶
之遷黃門侍郎凡諸詔黃皆其辭也南史十四則東晉時
已用黃麻寫詔矣又南史傳十五卷曰宋明帝時吏
部尚書褚彥回就赭圻行選是役也皆先戰授位板
檄不供由是有黃麻札則宋世即軍補官賞功又已
用黃麻矣沈約永平八年奏彈南郡丞王源曰源官
品應黃麻輒奉白簡以聞則是奏彈之文嘗用黃麻
矣文選四十又徐羨之召蔡廓爲吏部尚書謂黃門已下
悉以相委郭聞之曰我不能爲徐羨之書麻尾其曰
麻尾者黃案之尾也此時選案黃麻錄事尚書與吏
部尚書連名故云然也則是宋世已用黃麻爲案也
至齊世立左右丞書案之制曰白案則右丞書名在
上左丞次書黃案則左丞上書右丞下書雖世遠莫

廓作郭宋諱 毛校

万 祇邪雖
事也唐
也案唐
所呼不
宗正元
固不敢
多不名
已久矣
時王韶
東晉時

帝時吏
援位板
功又已
曰源官
用黄帋
門已下
尾其曰
書與吏
爲案也
書名在
世遠莫

知其何者之爲白案何者之爲黃案所可知者其帋
已分黃白兩色決矣南齊東昏侯遊戲無度臺閣案
奏或不知所在閹人以帋包裹魚肉還家並是三省
黃案然則文書之用黃帋其來已久高宗朝凡謄寫
詔制以下州縣始皆用黃帋耳蘂言詔用黃帋始於
高宗不審也

儀鸞

顯慶四年高宗因羣臣賀桃株生李上曰隋煬帝世
常有野雀集于殿上當上校尉唱云此是鸞鳥有衛
士報云田野之中大有此物乃管衛士奏以爲瑞仍
名此殿爲儀鸞殿至今嗤笑案高宗所指校尉者乃
高德儒也一本云馬德儒高祖起義執德儒數之曰汝指野
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遂斬之夫高祖斬德儒以
爲妄高宗以指鸞爲詐而儀鸞殿所置之儀鸞司者
迄今不改樂其名美不究其由也大業雜記所指爲
鸞者孔雀也

七牢百牢

僖十五年卷五秦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注云牛羊豕
各一爲一牢吳責晉饋百牢亦累此數而言之也牛
羊豕具爲太牢但有羊豕而無牛則爲少牢今人獨
以太牢名牛失之矣

太廟先於階下西向拜

允行禮太廟執事行事官皆未登階先於階下望西再拜雖人主親祠亦與羣臣同拜相傳此禮名爲參神案徐鍇歲時廣記記東漢人主上陵禮曰乘輿自東箱下太常導出西向拜山陵旋升阼階引謝承書曰蔡邕爲司徒掾從公到陵問上陵之禮或曰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聞也光武即是始葬乃柄是禮即邕此記而參求之是謂西漢諸陵皆在長安光武始葬東都故明帝之上光武陵也必先望西致敬乃敢次及光武此說差有理耳然唐會要載太宗拜陵亦先向西兩拜案太宗時唐家方有五陵獻懿皆葬趙州趙州自在長安東北因不應向西而拜矣景帝神堯葬于三原三原漢池陽地又在長安正北亦不應西拜也獨元帝陵在咸陽咸陽亦在長安西北固不爲正西矣且使尊此而先之凡此五陵其四在北其一在西何由獨尊其一耶然則太宗西拜其不獨向元陵亦已明矣予案漢郊祀志東方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故凡事鬼必以西爲尊也太祖之廟獨爲東向蓋據西以臨東即其事也向西之拜其殆即謂神墓在西也不專爲一代之陵而設也

秸服

禹貢五百里甸服甸服之賦專納秸服杜佑曰甸者爲天子治田也自百里至五百里以遠近差爲五等

而輕重之則五服之凡也然其制有可疑者焉三百里之比四百里五百里則近矣而納秸者純爲藁秸以價計之則比納粟納米反爲輕少此其爲制何宿也杜佑曰服者服藁役其說是也凡因秸而服其役則納秸雖輕而服役則重用相補除而輕重延得適平也秸之爲用多矣祭之席地人之藉寢皆以秸爲質齋牛駕馬皆以秸爲食凡其編列供收就加飼秣皆供役者當之故甸內五百里地田王田者其賦入之物不粟不米不總不錙專以供秸爲賦爲其賈雖賤而所供之役則費反重也佑嘗參攷周制見其廛郊甸縣所賦高下相絕或有十而取二者或有二十而取五者其差或過數等殊乖十一之則遂揔爲之說曰周稅輕近重遠近者多役也以輕賦而補多役使之適平則秸輕役重正以求及乎中也此古人深意也

更點

一夜分五更者以五夜更易爲名也顏之推曰五夜謂以甲乙丙丁戊記其次第也點者則以下漏滴水爲名每一更又分爲五點也張衡賦曰衛以嚴更之直凡史家記事謂乙夜丙夜之類次而言之自甲至戊五易其序則爲五更已顏之推家訓所載次第是矣五夜相次擊鼓爲節南史謂統如新五鼓是也五夜又分二十五點每點又擊點以記唐六典具載其

以故文人作文苟及更點皆以鍾鼓爲言也南史景陽樓有鍾專記曉漏不爲記點之用也特不知一更又分五點起自何世耳水經洛陽有金墉城城東有豐置一鍾以和鼓漏又南齊宮城有却敵樓樓上施鼓持夜以應更唱高帝以鼓多警眠遂改用鐵磬疑記點以鍾意制當始乎此

秉心塞淵馬三千

衛文公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心何預焉而著以爲效也是與思無邪思馬斯徂正同一理也凡爲人上而存心審當則遇事無不曲至畜牧至末事亦遂賴此心以之孳息故馬亦蕃庶也是蓋莊周履豨之論也豨豕也豕之一身難肥者莫過於蹢也踐踏豕足而見其豐肥則知其通身無有不肥也矣此由末觀本之論也若直曰此心可以感動乎馬則是虛談無實也晉郭展爲太僕留心於養生而厩馬充多征吳得以濟事潘尼爲太僕箴叙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之於馬即其說有本矣莊子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孔子嘗爲乘田而牛羊茁壯長皆一理也堯典談曆而鳥獸之孳革毨氄應時無爽伊尹明言烈祖之德而曰鳥獸魚鼈咸若是皆舉末明本以見無細不及也

寢廟游衣冠

古不墓祭祭必於廟廟皆有寢故也凡廟列諸寢前寢則位乎廟後以象人君之前朝後寢也凡寢之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者即在廟之寢也高廟衣冠月一出游者游其廟寢之衣冠也秦人始於墓側立寢漢世因之諸陵皆有園寢又有宮人隨鼓漏理枕具與水陳嚴具則又推廟寢之制以及陵寢者也陵寢亦如廟寢其衣冠月一游之諸侯王表曰太常孔臧坐衣冠槁壤失侯是其事也然則魏武置宮人銅雀臺令月朝十五日望陵上食其來有自矣（通鑑四十九陸機作文以譏切之但知搜剔其過不復審諦其自也）

旌節

周禮司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鄭氏曰旌節今使者所擁節也予以古事攷之知旌之與節不爲一物也符節者以合符爲信也璽節者以印封爲信也則旌節也者以旌旗爲信又非瑞節之謂也旌者旗類如曰子子干旌在浚之城齊景招虞人以旌不至是也爲其有柄可揭有斿可垂故能建之於城則其貌孑孑然植之於野則來者指以爲望也此足以見旌爲旗屬其類可稽也若夫節者漢之銅虎竹使符唐之銅獸龜魚皆一類而異名也攷其意制中分一物而兩之授者受者各執其半以待參驗則符瑞圭璋亦其物也覈其意制全與旌旄不類

與水 万歷本作盥

諸寢前
寢之有
衣冠月
側立寢
理枕具
也陵寢
常孔臧
人銅雀
鑑四
九陸
其自也

旌節鄭
知旌之
節者以
瑞節之
景招虞
故能建
以爲望
者漢之
也攷其
以待參
旄不類

也蓋節之爲義信也著之於事若曰以此爲約也禮有異數故立爲差等使隨多少以自撙節不至過越也典命曰上公以九爲節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之七子男之五皆一理也掌節之守邦節而辨其用也則守邦國者用玉爲節守都鄙者用角爲節玉與角不同而皆名爲節者亦其一器而中分者也中分爲二一留王所一付守臣故符節瑞圭璋皆爲守土之信矣是皆以兩判可合爲義無柄無斿非旌旄之比也唐世刺史交郡皆合魚書是其則也其初立爲節名則取節約之義而已及其傳諸器物則遂名之爲節猶合符之符初時以兩相關合爲義既有其器遂名爲符也後世但見周官旌之與節同出而聯文遂亦以旌爲節誤矣且夫三節之出皆輔以英蕩英蕩者斷大竹兩節以爲函也節若果爲旗類而乃將之以函則揭示舒垂之用皆何在也以意揣度亦自可以知其不然也若夫漢世之節則可仗可執其制全非符節之比矣蘇武仗節牧羊節旄盡落漢節本垂赤旄因戾太子之變而加黃旄則此時之謂節者正是旗類不復古制矣此即鄭氏所見而引以證經謂爲使人所擁者也宣和鹵簿圖曰節者黑漆竿上施圓盤用綴紅絲拂盤八層碧油籠之執人騎從也又曰漢官儀節以竹爲之柄長八尺以

旄牛尾爲其毦三重崔豹古今注云秦制也今王公得通用之則夫以旗爲節秦世已然而漢特因之焉耳　國朝允命節度使者有司給門旗二龍虎旗一節一麾槍二豹尾二則是節變爲旗異於古矣若夫漢世節柄必用竹不用木者正是附並英蕩之義以求近古也蕩者竹之大者也禹貢篠簜之簜是也竹身大而節間長其兩合之中可以藏節故周人因竹而名之爲節也漢人疑其爲竹而遂用竹爲柄非也英者精英之義也謂爲畫函未必不是加畫於竹以嚴其制也

梅雨

江南梅子黃熟時雨常淹久故目爲梅雨北方則無此矣襄九年夏四月晉伐偪陽宿師久士匄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杜預曰向夏恐有久雨也此之謂夏即指周之四月而夏之二月也案時序而言則此之夏雨自謂春雨不爲梅雨也書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時既指夏雨又繫之於暑故說者亦或指爲梅雨案周人都雍雍無梅雨也以周曆數之斗柄之建卯建辰建巳在周則皆爲夏也四月暑氣已盛故書亦通言夏暑曹操侵吳孫權謂曰春水方生足下當歸此之云春即以建寅及辰爲月葢漢歷用夏則其雨亦春雨也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又曰秋陽以

暴之周歷之秋則月建爲午未申三月也炎燠正熾故七八月之間旱最爲害而秋陽亦特熾赫也

佛骨

前史有得古骸者其脛與齒比常人特大世遂命爲佛骨也曰若非佛骨安得有指如許之大也此固難以口舌辨矣然自佛入中國以來惟傳弈不肯苟隨嘗見佛牙獨曰此金剛石耳非佛牙也金剛石至堅惟羚羊角可以擊之試以角扣而牙遂碎裂則時人謂爲佛牙者豈眞佛牙也哉至其長大倍常則實可駭已而不當可駭爲眞異也戊申七月十六日因讀左氏文公十一年歷叙鄋瞞種族首尾甚詳杜預曰防風之後漆姓也防風也者即禹之所戮謂身廣九畝其長三丈骨節專車者是也春秋之謂鄋瞞者即防風種族也僑如爲魯所獲緣斯爲宋所獲榮如爲齊所獲簡如爲衛所獲鄋瞞之族自此遂絶後世中國不復有如此長人也此四人者惟緣斯於行爲祖而它皆兄弟也魯得僑如埋其首於魯郭門齊得簡如亦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杜預曰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記其處也當鄋瞞之族尚存長身之種世傳而世有之自防風以至僑如骨節皆大不曾減殺也夫其世世傳種如此偉大而不聞嘗有靈恠可以異乎常人則夫俗傳大脛之號爲佛骨者安知夷狄

中不有一種人物自爾越異而好佛者遂加夸飾名之以佛也左氏詳記埋骨之異以示後世正防此類而王莽時有長人巨無霸其長盈丈其大十圍漢末臨洮亦見長人長亦踰丈史漢所記甚明則雖後世亦時有人物如許長大安得見其長大而遂尊信以爲眞佛也然因左氏語而詳求之乃知鄭瞞之族亦大有異榮如者焚如之弟也榮如以魯威十六年死焚如至宣十五年猶在計其年當以一百三歲矣而其當生之年尚未在數也未論形骨大第其年壽如此後世亦自罕比也以此言之則古人之異今人者不止一事堯舜文武之年皆後世所無而彭祖之壽云登八百季札在吳幾與春秋相爲終始此皆後世之所無也顏之推曰海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信哉

頌琴

左氏襄二年穆姜擇美檟自爲頌琴杜預曰琴名也猶言雅琴案周禮有頌笙頌磬予常疑之若謂此之二器以爲頌爲名則大小雅亦嘗在數矣而其器獨不記於周禮也因閱杜語乃悟頌云者乃其笙磬之名也唐李勉所寶之琴有二一名響泉一名韻磬其義亦取此乎

折俎

享有體薦體者牲之全體也薦進也謂舉全體以進也宴有折俎俎者所以盛肉也折者解牲體而析之但供其肉不供全體矣周亞夫傳獨寘大胾而無切肉又不設箸本是以此爲戲不令得食耳若究其實即似古之體薦矣今列郡會客有不供食饌而準價以餉者書辭例云折俎誤也折俎之折音舌言破碎也今之折價而餉者其讀如淅言價與饌相當也

黃麻白麻

唐世王言之別有七其一爲冊書次爲制書又次爲勞慰又次爲發日敕冊書惟除拜王公將相則用白麻帋書封付閤門閤門集朝士坼封宣讀宣已付有司書諸竹簡是爲冊已所謂擇日備禮冊命者即以此麻入之竹冊而消吉臨斬以授其人者也自制書已下至發日敕則用黃麻帋書之左杜所謂黃麻似六經者也若降敕旨諭事及敕牒則用黃藤帋其禮又降於黃麻矣六典

魚袋

今之魚袋本唐制也六典符寶郎隨身魚符之制曰所以明貴賤應宣召左二右一其飾有玉金銀三等其符題云某位姓名案此之謂符者初用一本對中書其人官位姓名書已乃析而二之右付其人所謂右一者是也左則藏之於內或有宣召即內出左契

以與右合參驗而同乃始得入其在古制則官得通籍禁中者至入宮門案牒省驗其人年貌官位皆同乃入者也武后時改魚爲龜故崔神慶曰今五品以上佩龜者爲別敕宣召恐有詐妄故內出龜合之然後應命通鑑二百十即此制也隨身魚符其用蓋如此也今世之制但襲唐舊案官品而授之使得佩帶爲飾焉耳而合符之制不復舉用也於是案今制以求古則魚袋之上設爲魚形者唐謂以玉金銀爲飾者也魚飾之下有黑韋渾裹方木附身以垂者唐制謂書其官姓名於木而中分爲二右也服章有紫朱黑三異而魚飾之下盛符之囊皆用黑韋者明其爲用而不爲飾也唐制左符乃遂有二或其人在外則出半符爲信召之使來也或此符已往而其人聞命先至則尚有一符可以爲驗也此其所以右一而左二也宣召太子則用玉契事起武后時亦崔神慶所建也此之拊建玉契制亦本於隨身魚袋也通鑑二百十

蝗

江南無蝗其有蝗者皆自北地飛來也吾鄉徽州稻初成窠常苦蟲害其形如蠶而其色縹青既食苗葉又能吐絲牽漫稻頂如蠶在簇然稻之花穗皆不得伸最爲農害俗呼橫虫橫音戶孟反記得紹興庚申汪齊章典鄉郡有投牒訴此蟲爲害者牒書蟲名爲橫虫

章謂曰日有旨令恤蟲災第言徽州蝻虫爲害不呼爲横也案唐韻蝗一音横去聲則俗呼爲横不爲無本也

程氏演蕃露卷第四

程氏演蕃露卷第五

辱井

陳後主入景陽井隋軍出之因號其井爲辱井曾子固記其所見曰井口石欄有鐫字曰辱井在斯可不戒哉乾道壬辰予將漕江東以季月同諸司入眎行宮有無脩換至學士院前典鑰大璫指其中一石欄曰此古辱井欄也即而視之其欄口之上果嘗鐫刻辱井當戒等語側邊則唐人記其遊觀月日鐫題填滿至無見石而其石理光瑩可鑑仍有淡紅漫布其上略如朝霞建康圖經謂此之紅者乃張孔二宮人脂澤所染也予細視而揆之以理則皆誤傳蓋史記

後主與二嬖同縊而上則三人矣今其欄口略可容一小兒則後主一身尚不可入安有三人同縊之理也建康城中鋪街之石率皆青質紅章此自其地石性天然而然安得遂云烟脂所染也予久欲辨識爲無的據不敢輕發淳熙壬寅正月十四日偶閱歐公歸田録曰隋煬帝作景陽井銘銘文尚隱隱可讀有云前車已傾後乘將沒則歐公所見之銘此井鐫文全然不同矣予亦嘗墨得唐世鐫刻井文一本今尋不見然猶記其詳元無歐公所見傾沒等語也然則今之留寘建康行宮者非古物明白矣特不知唐人皆指此欄爲眞而歐公又何從而得傾沒等語也

印文扁牓添之字

世傳相國寺門舊扁題云相國之寺凡四字或以之字爲贅遂除去之字別添大字其文曰大相國寺此之添一大字於體既該於文無贅最爲可傳然扁題字數奇而不耦者古今往往皆增之字則是必有古而不知所起的在何時也漢武太初元年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數用五張晏釋之曰漢據土德數用五故印文必五如丞相則曰丞相之印章則是於四字外添一之字以應足乎土五之數也下及諸卿及守相印文凡不及五者亦皆益一之字以足之後世但見太初蓋嘗增字遂從而放之凡印文以及門堂扁牓不

問何事何世槩增一之以求合於古則失本矣

諱

左氏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言周人常時固嘗避其君上之名不敢斥言矣至事神之際則雖它時嘗避者亦正讀無避蓋不敢伸其尊於所尊也此之謂以諱事神名也及嗣君繼立則前君之名亦必諱之是謂終將諱之也　本朝著令則分名諱爲二正對時君之名則命爲御名若先朝帝名即改名爲諱是爲廟諱也若漢時則未如此分故孝宣改舊名病已而更其名以爲詢其詔曰古者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今百姓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名詢其觸諱在今前者赦之則是名諱未分也唐太宗朝不諱世字李世勣皆并世名之自見本項

丁錢

今之丁錢即漢世筭錢也以其計口輸錢故亦名口賦也漢四年初爲筭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筭治庫兵車馬至文帝時人多丁衆則遂取高帝本額歲減三之二則一口一年輸錢止於四十也賈捐之曰文帝偃武行文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文帝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凡三歲而一事此之謂賦即高帝時百二十至此而減爲四十者也

此之謂事即古法一歲一丁供役無過三日者是也民年十五以上雖未成丁亦輸口錢所謂民賦四十者也及已成丁則每歲當供三日之役者至此減爲三年而才受一年之役也唐制取民者爲租庸調三色其曰庸者一歲而用人力止於二十日役不及二十日則輸絹三尺是名爲庸若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其調調謂輸絹銀之屬也此三代漢唐賦役增損之凡也庸字雖單出不添立人爲與廟諱義同只可租役調也

有如皎日

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言我志明白如日皎然也至左氏晉文公與咎犯誓亦用此之意度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此其立語亦放乎詩矣而意度全異也故史記發明其意而改爲之言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此之要質河伯使司其約者語意却甚明白也郤克使齊齊人侮之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出史記晉世家）則亦史遷所記之語也至祖逖擊楫爲誓則曰所不能清中原者有如大江則其義何屬也

麒麟

春秋獲麟孟子曰麒麟之於走獸此之麒麟自是瑞獸非馬也唐以騏驎名馬廐騏驥者馬之有德者也騏

則馬之毛色也名厩之意蓋兼取祥麟德驥以重其事也字既改而從馬則失其本意矣不獨唐厩之誤如此世凡援麒麟以比者皆書爲騏驎人亦不察也

卿

後世人主之對臣下不闇三公九卿之與庶列槩呼爲卿惟大朝會上公預事則與儀者臨殿陛宣答曰某慶與公等共之獨此稱公它則否前輩亦嘗辨之矣以予所見此語當出戰國戰國之世其陪臣之貴者至卿而極故其國君目其人之爲卿也是致極不可加之體也及其呼喚已熟故秦漢以下人主亦遂循而目之是以無問官之高下槩命爲卿也趙廣漢傳事椎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此時廣漢爲尹京兆身爲九卿不開國不立臣僕其屬官安得有卿耶特取時人相尊之語以爲之禮耳廣漢又嘗對劾蘇回之賊而言曰京兆趙君謝兩卿又語亭長曰京兆不忘卿厚意王尊爲太守出教告屬縣曰願諸君卿勉力正身意皆類也後世呼之爲卿如春秋時呼人爲君爲公也

生祠

于定國爲東海郡決曹決獄平郡中爲立生祠生而立祠此似無謂也人已死乃須立廟而血食今也生而立廟誰當享之然而于公聽之不辭者習見時事

以爲當然也秦始皇自立極廟漢諸帝皆生自立廟故賈誼對文帝而曰顧成之廟號爲太宗則生祠殆例此也

東鄉

古今賓主之位賓皆在西主皆在東非尊東而下西也東卑於西故自處於卑以西方尊客也的禮說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則是客與主人敵禮者即居西對東以與主人匹所謂分庭抗禮者也惟其客之分卑降乎主人一等則不敢正當敵禮而隨主人之後以趨東階也然則居東之爲自卑其理明矣今人通謂主人爲東道尚亦蓋害至指東爲尊則失之矣左氏之言曰若舍鄭以爲東道主供行李之往來此蓋鄭在秦東其人主秦地而言故曰東道主非謂一堂之上位在楹東乃云東道也廟法太祖西坐而正東向以爲諸廟之冠正此理也韓信之得廣武君也東鄉坐西向而師事之是使左車之位在西而面則鄉東信位在東而面則向西也此其所以名爲師事也此又可見其處東之爲卑也田蚡爲相坐其兄蓋侯西鄉而自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私撓也王邑樓護嘗爲王邑父客邑特尊之坐者數百獨處護於西使之東向正坐也近世相承分二相爲左右而階衛之分左右也有出身人

冠左無出身人冠右則又因坐位致誤也古人得罪下遷者皆曰左遷漢法仕諸侯者名爲左官則古不尚左其來久矣

男生小運起寅女生小運起申

通典五十九卷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注曰許叔重云包字象懷姙已在其中子未成形之象也元氣起於子人之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爲夫婦而懷姙於巳巳爲子也子爲陽氣始生之始人比於子稟生焉故男自子而左數之歷三十位而至巳是爲男娶之年故曰男三十而娶也女自子而右數之歷位二十而亦至巳是爲女嫁之年所謂女二十而嫁人十月而生男起巳右行至寅女起巳左行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男從巳上向右邊數去至寅則十箇月矣女從巳上向左邊數去歷十箇月即申也案此所言男生年起寅者即今三命家謂男一歲小運起寅者也女生年起申即女生一歲小運起申者是也其說若出附會而今世命術通用其說禍福皆驗不知許氏於何得之殆漢世已有推命之法而許氏得之也耶或是許氏自推男女生理而日者取以爲用也然史傳所載如唐舉許負司馬季主其能先事命中者皆卜相耳而未聞有推命之術也至隋世楊操注八十一難經詳述此說而曰人生男女陰陽出於自然也則明爲推命也

齒路馬有誅

人得罪則古不

注曰許家也元二十俱陽氣發始人皆而至巳而右數起巳右始申男從

所言男寅者也其說若知許氏之也耶也然史中者皆注八十自然也

青時上毛校據鈔本加然字

慎夫人宋本作真毛云宋諱

王邑樓護 方歷本邑下增傳字

曲禮曰以足蹙路馬有誅誅責也如孔子曰於予與何誅者是也其在國法則雖小小責罰皆可名之爲誅也漢令不下殿門罰金四兩之類是亦名爲誅責也於是見路馬之芻而蹴之以足則爲不敬不敬者有罰是之爲誅矣至於他馬與路馬同道它馬不自斂退乃遂與之齊行是之爲齒齒之爲義若三年不齒之齒齒亦有罰也凡此之罰皆得名之爲誅如五刑皆得爲刑也舊說謂齒者驗馬齒而命其年則遂加之以誅此謬也

廁

漢書衛青大將軍侍中武帝據廁見之注溷廁也此說非也武帝固以奴隸待青矣青時已爲大將軍亦不應如此之深也凡言廁者皆爲其在兩物之間漢文居霸北臨廁使真夫人鼓瑟韋昭曰高岸夾水爲廁水經曰今斯原夾二水矣原者白麗原也霸水自此原上來近長安而合乎滻也（或謂長水會霸要之皆在兩水間其義兩通）故此原在霸滻兩間而文帝臨之是爲臨廁也即此理推之則凡廁云者皆以兩間爲義雖溷圊之名爲廁亦一理也詩謂夾其皇澗者是也夫水在兩土之間既可名澗則凡廁之義皆以兩間名之復何疑哉古書所著如曰豫遜變姓名爲刑人而入襄子之廁襄子如廁心動又如管寧首過而曰固嘗如廁

不冠矣諸如此類則真溷圊矣而溷圊之義蓋亦同
用兩間爲義也又如郵都傳賈姬如廁有野彘如廁
命都擊之則此之如廁者正爲其在兩土狹中非溷圊
矣人主之見臣下不必皆在廣庭坐雖便殿燕閒御
坐之前必有隙地使見者得以拜伏從容進退乃爲
得禮今武帝之見青也臨斬絶之岸而使青蒲伏
於絶岸之下仰視威顔如在天上可謂非禮矣故史
因武帝之禮黷而對青以言臨廁也

鐵甲皮甲水犀鮫魚

三代秦漢以前軍旅多用皮甲其曰犀兕者是也
然史傳所載已有鍛金爲甲者矣顧其用者尚少
耳管子曰葛盧之山發而出黃金蚩尤受之以爲劒
鎧鎧即甲也注云言其始也言以金爲甲自蚩尤始
也然則前乎三代已有金甲矣若其軍旅之所通用
不勝其多則直鍛皮爲之耳許氏說文鎧甲也針臂
鎧也鋌鍛頭鎧也三者字皆從金則可以知其必以
金鑄矣周禮函人所典犀甲兕甲合甲凡三甲也此
三甲者率皆以皮爲札札成堅之以火故函人曰凡
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撓是也此之謂皮即牛犀兕
三獸之皮皆堅韌可用也牛即耕牛也犀則一角者
也兕則色青如牛者也三者惟牛可畜則可隨須隨
有矣若犀與兕皆非可畜之獸其皮亦不可常得也

孔子曰虎兕出于柙柙以畜之尚或擘裂而出則是不可豢畜也矣故國語載叔向之言曰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葛洪亦曰屠犀爲甲賈逵曰以兕革爲大甲也夫其平日不可使出圈柙而臨用又須屠射則其材何可常有若夫牛者既可豢畜則臨用不患難辨矣華元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言吾牛皆有皮皮皆可用自牛以外犀兕亦不乏也此雖例爲夸言然亦可以見犀兕之少於牛矣勾踐又有水牛之甲即以水牛皮爲之矣荀子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鮫魚者皮上傳砂其鋩可錯用以爲甲亦與犀兕同堅於是遂名水犀者即是本鮫魚之爲水產而取之以名也晉書載馬隆之討涼州也爽道累磁石賊首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即被犀甲無所留礙賊以爲神則是隆軍有鐵甲可擐而不擐也王隱晉書亦載其事乃曰隆兵悉著牛皮鎧得過則是實用牛皮爲之而名以爲犀焉耳

市馬

市馬於吐蕃古記無載然已有其事鹽鐵論曰齊陶之縑南漢之布中國以一端縵得匈奴累金之物驢騾駱駝可使銜尾入塞則漢世已嘗出縑帛買馬塞外矣顧其時虜未知中國縑帛真價故得出一縑一布而得累金之物至唐世則病其酬帛之多矣

往省括于度則釋

機者弩牙也牙之所以遏弦也括者矢之尾末岐而爲二可以銜弦也度者立爲分寸使可以準望以求正鵠之所在故必待其尺寸之實故力始可發也虞者度也入聲往者矢尚在弦未離弩臂之上也爲其目力已注乎機即爲往也欽厥止者弩人虞度機牙之時也所止已定則率祖而行以釋矢乎弦者也釋者發機激矢之時也楊子曰奠而後發發必中矣後漢愍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皆同處李賢注曰寵射秘法曰三微爲經三小爲緯經緯相將万勝之方然要在機牙案此即三微三小者其措矢之分寸也目之所注有分寸可準則矢之所發必無毫釐或差弓弩蓋一律也夫惟有分寸可準則虞度所施正在擬發未發之間矣三微三小分寸在弦而十發十中往必中鵠以機牙之分寸必與正鵠分寸相對也目注乎此而擬度及彼是爲往省也

什一稅

夏商周賦助徹實皆十取其一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則十二矣秦始皇多事征戍繁重橫加役取故董仲舒曰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至班固食貨志揔言其凡則又曰收泰半之賦泰半者三分取二也三分取二則又加於一半矣而

亦未至三十其倍不知二者孰爲的數也高祖既定天下約法三章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則比十一之法既已加輕矣文帝因晁錯入粟之策行之數年邊積饒衍遂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其曰賜半者此一年內當輸一斗者止輸五升是爲官賜其年半額也明年又遂除民田之租稅此之謂除則并與當輸一斗之類全免不收矣然此之除減皆是立高帝十五稅一以爲之則而爲除減之數焉耳後至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則是於高帝所立之額正減其半如高帝時應輸一斗者歲歲常減五升而所取益以輕少矣史家計定其數則曰三十而稅一也三十而稅一是從古者十一之法而三分免二若引而上之以比古法則當輸三斗者止取一斗也民間種田三十畝止收一畝而入之官也漢家賦稅之類至此乃始定爲三十取一也中更王莽額固加重然東漢奉行宣帝之法不敢增改也爲其減改太多故遇國家有事遂不免停減吏俸以資邊費所是仲長統約其中而論之曰二十稅一名之曰貉況三十稅一乎夫薄吏俸以豐軍用事緣於秦漢承其業遂不改更也据仲氏此論是云取之太輕故所入不供所出而至於鐫吏俸以補用非中制也孟子之論十一曰重於十一者大貊小貊也反覆究論

所是仲長統 乇校改是為 万曆本

以下注云宋本亦作是

高祖既定
則比十一之
之數年邊
曰賜半者
賜其年半
則并與當
是立高帝
後至孝景
減其半如
所取益以
也三十而

引而上之
間種田三
類至此乃
然東漢奉
故遇國家
長統約其
乎夫薄
改更也据
山而至於
重於十一
以覆究論

則十一爲天下中正不刋之論也

洛陽橋

泉州北二十里有溪溪通海每潮來人輒病涉蔡端明君謨守泉時伐石跨溪而橋知潮力豪大徒柱不能勝遂出新意累石以爲壯趾其制中間闊兩頭銳故不與潮鬬闊故能勝鋪架也橋成蔡公自書橋旁石曰万安渡橋而又別爲一記以載首末今狀歸然也然蔡公自命爲万安而土人以及它方皆以洛陽冠名於是橋實在閩而名以洛陽見者多不解或曰洛客有經此橋者樂其山水寬敞有似洛陽故以名此恐不然也閩固多山然投南而至興化以及泉南則平夷之地甚多此地雖闊不能廣於它處何以獨擅洛陽之名耶予案元和郡縣志洛陽天津橋本維舟爲梁後以洛漲壞船正觀十四年始令石工累石爲脚則是不止用獨石爲柱而累衆石以爲之趾趾闊而力厚即万安橋之所取則也矣然則橋名洛陽其必以此之累趾也哉

注疏箋傳

後世之名注疏者先列本文於上而著其所見於下其曰注者言本文如水之源而其派流之所分注如下文所言也至其曰疏者則舉注而條列之其倫理得以疏通也若夫古之傳書者則不然矣於本文隱奥之

義則立說以發明之雖不正指本語而本語意度自昭也爾雅之於詩孟子七篇子思中庸之於論語實注疏也而不嘗合爲一書於是別出已名以名其著列莊元尹之於千言亦猶是也漢興文帝時有申公詩武帝時有孔安國尚書有淮南王離騷傳則正爲之說以解釋本文矣而亦未名爲注也左氏之傳春秋也附經立文其體眞注疏矣然先時亦未嘗合二爲一也至劉歆大好其書乃始各附所傳於正經之下故班固傳之曰初左氏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然後轉相發明也則凡今附注於本文之下者殆自歆始也歆之移書亦嘗舉時論而隨折之矣曰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案此則知班固所書其得實矣周易十翼者文言亦其一也今惟乾坤兩卦附著文言於下而它卦之有文言者則聚著繫辭不附本卦也凡爲此者實王弼也此蓋古則之在而可證者也鄭康成之釋詩也別爲注文附毛公之下而自名其語曰箋崔豹古今注曰毛公嘗爲康成鄉州太守故康成不敢與之齒躐而以箋爲言箋猶牋也與牋記之牋同也此說迂也古無帋專用簡牘簡則以竹爲之牘則以木爲之康成每條自出已說別以片竹書之而列毛傳之旁故特名鄭氏箋者明此箋之語已實言之也

程氏演蕃露卷第五